

周大新文集

短篇小说

周大新／著

JIN SE DE MAI TIAN

金色的麦田

小说，在文坛里占了一大部份，她是我的最爱。还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对她产生了爱慕。上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读小说了。上初中时，读起小说来已经如痴如醉。上高中时，已试着把在文坛里小说味。当兵之后，更对她爱得如醉如痴。到了我可以不必再为吃饭、穿衣发愁时，就开始正儿八经地写小说了。只可惜，几十年过去了，由于懒惰一直欠帐，我没能将自己的小说写得更好，没能使她在小说之林里写得新艳动人。我因此对她

人民文学出版社



周大新文集

金色的麦田

周大新／著
JIN SE DE MAI TIAN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色的麦田/周大新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周大新文集)

ISBN 978-7-02-011494-8

I. ①金… II. ①周…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8282号

选题统筹 付如初
责任编辑 赵荣荣 付如初
装帧设计 陶雷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40千字
开 本 64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30.5 插页2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6年10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494-8
定 价 4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自序

自1979年3月在《济南日报》发表第一篇小说《前方来信》至今,转眼已经36年了。

如今回眸看去,才知道1979年的自己是多么地不知天高地厚,以为自己的生活和创作会一帆风顺,以为自己可支配的时间多得无限,以为有无数的幸福就在前边不远处等着自己去取。嗨,到了2015年才知道,上天根本没准备给我发放幸福,他老人家送给我的礼物,除了连串的坎坷和成群的灾难之外,就是允许我写了一堆文字。

现在我把这堆文字中的大部分整理出来,放在这套文集里。

小说,在文集里占了一大部分。她是我的最爱。还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对她产生了爱意。上高小的时候,就开始读小说了;上初中时,读起小说来已经如痴如醉;上高中时,已试着

把作文写出小说味；当兵之后，更对她爱得如胶似漆。到了我可以不必再为吃饭、穿衣发愁时，就开始正式学着写小说了。只可惜，几十年忙碌下来，由于雕功一直欠佳，我没能将自己的小说打扮得更美，没能使她在小说之林里显得娇艳动人。我因此对她充满歉意。

散文，是文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把小说比作我的情人的话，散文就是我的密友。每当我有话想说却又无法在小说里说出来时，我就将其写成散文。我写散文时，就像对着密友聊天，海阔天空，话无边际，自由自在，特别痛快。小说的内容是虚构的，里边的人和事很少是真的。而我的散文，其中所涉的人和事包括抒发的感情都是真的。因其真，就有了一份保存的价值。散文，是比小说还要古老的文体，在这种文体里创新很不容易，我该继续努力。

电影剧本，也在文集里保留了位置。如果再做一个比喻的话，电影剧本是我最喜欢的表弟。我很小就被电影所迷，在乡下有时为看一场电影，我会不辞辛苦地跑上十几里地。学写电影剧本，其实比我学写小说还早，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我就开始疯狂地阅读电影剧本和学写电影剧本，只可惜，那年头电影剧本的成活率仅有五分之一。我失败了。可我一向认为电影剧本的文学性并不低，我们可以把电影剧本当作正式的文学作品来读，我们从中可以收获东西。

我不知道上天允许我再活多长时间。对时间流逝的恐惧，是每个活到我这个年纪的人都可能在心里生出来的。好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布拉德福德·斯科博士最近提出了一种新理论：时间并不会像水一样流走，时间中的一切都是始终存在的；如果我们俯瞰宇宙，我们看到时间是向着所有方向延伸的，正如我们此刻看到的天空。这给了我安慰。但我真切

感受到我的肉体正在日渐枯萎,我能动笔写东西的时间已经十分有限,我得抓紧,争取能再写出些像样的作品,以献给长久以来一直关爱我的众多读者朋友。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了我出版这套文集的机会!

感谢为这套文集的编辑出版付出大量心血的付如初女士!

2015 年春于北京

目 录

风水塔	1
红桑葚	10
牛筋腰带	18
水清清	27
在打字室里	45
208 号房间	51
体验	55
泉涸	57
暮霭	84
白门槛	94
老辙	109
启明星	127
怪火	141
无疾而终	153
登基前夜	159
金色的麦田	170
哼个小曲你听听	196
玉器行	214

养子	230
乡村教师	239
猜测历史	249
倾诉	267
儿女	290
烙画馆	309
黄昏的发明	328
病例	348
笔记小说六题	358
会晤站	368
释放	377
返回家园	389
现代生活	404
后裔	414
卷宗	426
十七岁	438
私房话	448
关于战争消失那天庆贺仪式的设计	461
圆月高悬	465

风水塔

在我们柳镇的十字街口上，有一座塔，砖砌的，方形，共七层。据说是隋朝时建的。大凡是塔，都多少与佛家有关，然这座塔却无，老人们说，当初修它只是为了它下边的那口井。据说那水井初是藏在一块石板下，并无人知晓。偶有一日，镇上的哑巴与人比赛力气，无意中掀开了石板，遂发现石板下有井，水极清，且水中卧一朵莲花；溢着香。用水桶汲水，一桶水提上来，桶里便也卧着一朵莲花；把水倒在锅里，锅里也有一朵莲花；把水舀在碗里，碗里就也有一朵莲花，然要待人用手去抓那莲花时，那花却隐了。用莲花井水做饭，饭里总有一种莲花的清香。柳镇人因常饮用此水，所以高寿者极多，且很少有人患病。后来消息渐渐传开，让相邻的陕南和鄂北人听说，他们就经常用毛驴来拉水去喝。拉水的人竟日不绝，柳镇人就生出一些担忧：长此下去，柳镇的好风水怕要毁掉！于是，

就相商要保护莲花井，最后商定：仍用厚石板将井口封死，并在井口上建一砖塔，护住这方宝地的风水，镇上人饮水，仍用过去的老井。

于是，砖塔就带了这使命在柳镇立起来。

至今，只要你走进砖塔底层，在那厚石板上跺一下脚，就可以听到一阵空洞的响声，那响声证明，下边是空的，有井。而且，在天气极好时的午夜时分，倘你走近塔身，还能闻到一股莲花香味，淡淡的。

解放后，为了保护那塔，镇政府围着塔砌了一圈院墙，院门外还盖一间小房，让一老人住着，负责看塔。

那看塔的老头不是本镇人。早先，看塔由镇上的老人轮流负责，轮到谁谁就搬进塔院小屋住。一日，镇上颇有威望的老七爷拄了杖进镇政府对镇长说：南街上来了一个讨饭的老头，带着一个才生几个月的孙子，怪可怜的，干脆，叫他住塔院小屋看塔算了。镇长就问：他家是哪里？七爷说：是东边的唐河县里，那地方去年发了大水，我问过。镇长于是就点头，说：中！

那老头倒没辜负七爷的推荐，对于护塔极是尽责。每日一早起来，总是拿起扫帚，先把塔院扫得干干净净；不是镇上允许的人来参观，他决不放人进院子；而且他还抽空用细铁丝编了网，将塔的四周易于鸟们栖落的地方罩上。他的举动颇令镇上人满意，后来，镇上就同意让他入了户口，每月从附近的生产队里领些粮食，他和孙子也就慢慢变成了柳镇人。

那老头的脾性有些古怪，平日里绝少与人说话，笑，更是极稀少，总是默默地干活，默默地做饭，默默地抱着孙子哄他睡觉，默默地噙着旱烟坐那里向天上看。有时不得已与人搭话，也总是头垂着，眼眯起，很少让人看到他的双眸。他的须

发已经全白，脸上的皱纹纵横着，腰也佝偻得厉害，让人一看总觉得他好像经历过什么。老七爷认为他是因为在洪水中失了妻、子、媳，生了悲，就常来劝他想开点。每回他听完七爷的劝说，总是默默拔下嘴上的旱烟，把头点点，并不说出什么或叹一口气。他与街坊邻居们相处得颇好，而且极勤快，倘是落了雪，他不仅把塔院的雪打扫干净，还总是把街道扫得清清爽爽。邻人家若有事，他总是默默上前帮忙，亦不图回报。

老头极爱他的孙子。他刚来时孙子还小，常见他抱了孙子去找有孩子的妇女给喂奶。小镇上有奶娃子的妇女们，虽说平日并没什么好东西吃，但奶水却都一律地旺，俩奶子总在胸前很有气势地晃，而且极慷慨，不论哪个有奶水的妇女，只要一见老头抱着孙子过来，就都是一边喊：抱来！一边就去解上衣的扣子。不过，那老头倒也不让孙子白吃人家的奶，每当孙子躺在人家怀里噙了奶头猛吸时，他总要不声不响地在人家院里找点活干，或是打扫院子，或是垫垫猪圈，或是挑一担水，或是劈一堆柴。那孩子到了不用吃奶的时候，就常见老头坐在门前，让孙子坐怀里，手中捏一块白面饼子，咬一口在嘴里嚼，嚼成糊状之后，就俯下身，伸出舌尖，把饼糊糊填进孙子嘴里。再不就是见他把孙子放在脚脖子上坐着，自己端个盛了面条的小碗，用筷子挑了面条喂孩子。镇上人没想到，那老头就靠这办法，竟把孙子喂成了个白白胖胖的娃娃。那娃娃三岁时，自己就端碗吃饭，常去塔院串门的镇上人发现，那娃娃碗里不是鸡蛋面条就是白面疙瘩，而老头的碗里总是红薯面汤，看到的人都十分感动，有识字的还要叹上一句：可怜天下祖父心！

那娃娃长到六岁时，身个已可和镇上八岁的孩子相比。六岁后半年，老头拉上孙子去镇上小学报名上学。老师问孩

子的名字，老头答：雪止。老师颇有些意外：镇上人给娃儿起名字，多是栓儿、柱儿、狗儿、虎儿，还极少有这样别致的名字。于是就问：这孩子生下来时雪停了？老头当时只嗯了一声，很含混。

雪止七岁以后，镇上人渐渐发现，老头对孙子的态度有些改变，而且变得很怪。比如下雪的早晨，别的孩子都还在热被窝里躺着，雪止却已经被爷爷叫起，让他随自己去野外看雪。小雪止看着门外漫天的雪粒，怕冷，总是缩肩抱臂地不想出门，老头这时就厉声叫一句：走！小雪止没法，只得老老实实跟在爷爷后边走，直走到镇外野地里，当爷爷的说：好了，就站这里！于是小雪止就迎了风站在爷爷身边，任雪粒往自己的脸上砸。又如，下大雨时，别的人家都是把孩子叫回屋里，老头却偏偏让小雪止披上蓑衣，随他一块儿绕镇子走一圈，雷鸣电闪加上雨点，常把小雪止吓得紧扯住爷爷的衣襟，可当爷爷的每逢这时，总要把小孙子拉自己衣襟的手打掉，只准他跟在自己身后踉踉跄跄地走。一个下雾雨的夜里，天黑得像抹了锅底灰，镇上有个男子出门小解，忽听镇外有小雪止的哭声，觉了奇，以为是小雪止出门拾柴回来晚了，便慌忙回屋拿了电筒循声去找，谁知赶到一看，只见雪止爷爷就蹲在孙子身边。问雪止为什么哭，小雪止就说：爷爷让他再摸黑朝前走五百步，他害怕。那人就诧异地问雪止爷：这是干啥？老头沉默了一霎，而后慢慢说了两个字，玩玩。

接下来，人们又注意到，老头对孙儿的管教也很是怪异。那次镇上的三叔进塔院，正瞥见老头把一把菜刀往小雪止手上递，逼他把拴在树上的一只鸡杀掉，小雪止因为害怕，手哆嗦着不敢接刀，但在爷爷的威逼下，最后还是接了刀，颤着手把鸡提在手里，杀了。何以非让小孩杀鸡不可？这一幕把三

叔看得又吃惊又糊涂。老头在小雪止床头的墙上,贴了两张白纸,一张纸上画一个缩肩弯腰的男子,另一张纸上画一个挺胸昂首的男人,画的是谁,并不能看得分明。人们只是知道,那老头常指着那两张纸向孙子讲着什么,但一逢人走近屋门,老头就立即住口,而且小雪止也绝不回答人们对此事的询问,所以,老头对孙子的讲话内容,一直无人知晓。

要不是看到那老头每日照样对护塔的事十分尽责,而且常在灯下为孙儿缝补衣服,人们是真会把老头当精神病患者来看的。

人们感觉到了那老头有些怪异。

日头一天一天地换,不知不觉间,十几年竟已过去。小雪止就长成了一个粗壮结实的棒小伙子,身子宛如铁铸一般,而且胆大得惊人,仿佛世上没有他不敢干的事情。小雪止从十五岁开始,逢镇上人杀猪祭塔时,老七爷总在镇上百十个小伙中选中他扛祭礼上塔。因为这塔是护柳镇风水的,所以每年镇上人就都要祭一次,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祭祀也没有停,不过是改在夜里罢了。镇上的领导都是本镇人,对此事睁一眼闭一眼,并不进行干涉。祭塔时,要杀一头二百斤重的大猪,猪杀完,在锣鼓、唢呐声中,由镇上一个壮小伙将猪扛在肩上,沿着塔内的一个旋转小木梯,一股气扛上塔顶,在塔顶停放一个时辰后再扛下来。这扛祭礼的人必须身强力壮,要不然,二百斤东西压在肩上再爬七层塔,是要压垮的,加上祭塔时图吉利,要求扛祭礼的人上塔时一步不停,所以镇上很少有人能胜任此事。但小雪止连扛几年祭礼,每次都是脸不变色腿不发软。每当他扛着祭礼出现在塔顶时,围在塔四周的人就都向他欢呼,特别是那些和他差不多年龄的姑娘们,欢呼声更尖、更响,都想博得站在塔顶的雪止看她们一眼。

这个时候，雪止爷是更加老了，腰佝偻得越发厉害，咳嗽声也愈见粗重，抱着扫帚扫塔院，常常是扫不到一半就得歇歇。镇上的老七爷常拄了拐杖去看他，见了面，总是先喘一阵粗气，然后说：雪止已经长大，你的苦也算熬到头了，赶紧给他娶个媳妇，也好有人伺候你了。雪止爷听罢，每次总是哦哦地应着。雪止十八岁那年，因为平日很招姑娘们喜欢，又到了婚配的年纪，上门提亲的媒婆就很有几个。镇上人都以为，雪止爷会马上给孙儿定一房媳妇，从此安度晚年。却不料，雪止爷对媒婆们都未作答，而是突然向镇政府提出：让孙子去当兵！

那时候南方边境上已有些紧张，广播里总在说要准备打仗，老头在这时提出让孙子去当兵，很让镇上人觉着意外。几个老人特地赶来劝他：队伍上也不缺你这一个孙子，你已经到了这把年纪，万一孩子出去有个三长两短，你往后靠谁？雪止爷听罢，只含混地应着。到了征兵开始时的一个晚上，老头去了老七爷家，一进屋竟屈膝朝老七爷跪了下去，口中抖抖地说：七哥，你在镇上有威望，求你成全我一回，去给镇上领导说说，让我的孙子去当兵！老七爷未料到对方让孙子当兵的心如此迫切，也受了感动，就去给镇上领导讲了讲。

雪止于是被通知去体检。

雪止那身体，只要参加体检，就没有被淘汰的可能。

雪止当兵临走的那天早晨，有人看见，老头一大早起来，先拎一把斧子，提一个凳子走到塔院门口，把斧子往凳上一放，这才又回屋烧火做饭帮孙子收拾行李。待雪止吃完饭背上行李同爷爷走到塔院门口时，当爷爷的拉了孙子的手，指着院旁凳上的斧子，很低地说了几句什么，雪止极肃穆地听着，听罢，把头点点，这才出了门。

雪止爷就扶着门框，看孙子慢慢走远。

当运新兵的汽车在镇政府大门口启动时，有人注意到，扶着门框的雪止爷，抬手抹了一下脸。

老头开始一个人过日子。每天早上，他依旧早早起床，抱了扫帚扫塔院和附近的街道；扫完，就进屋拉动风箱做饭；饭后，常搬个木梯，颤颤地爬上塔去修补防鸟落塔的铁丝网；干上一阵，便又慢慢地爬下来，搬个小凳坐在门外，眯了眼晒太阳。

当初放在门口的那个凳子和斧子，仍旧放在原处。那斧子，渐渐生了些锈。

少了雪止，镇上的年轻人很少再进塔院，于是，那塔院里就完全断了说笑声，常常整晌听不到那院里响动，除了老头那越来越闷哑了的咳嗽。

一日，镇上的邮递员给老头送来一封信，是雪止寄来的。几个平日同雪止要好的青年，担心老人不识字，上前要替他念信。他摆了摆手，拿起信转身进了屋，半晌之后他才出来，仍然默默地坐在门前。几个青年就问：雪止信上说了啥？老头把头摇摇，答：没啥。

后来，有两个年轻人从城里传来消息，说雪止已随部队到了南边，正在打仗。但大多数镇上人并不信，如果雪止真要去打仗了，总要告诉他爷爷一声，可现在老头那样平静，不像。

时光在飞快地流走，老头的身子也愈发显得不济。人们常常看见，他搂着扫帚弯着腰在那里咳嗽，好一阵才能直起身。镇上人商议着：护塔的事该换个人了，不能再让他劳累。但这事一和雪止爷说，他就坚决地摇头，说：我行！

忽然有一天，镇长带着镇政府的一帮人和两个军人来到塔院。镇上的人有些诧异，就都围了来看。正坐在门外晒太阳的雪止爷慢慢地站起身。两个军人上前一步，极恭敬地向

老人敬礼，说：爷爷，我们代替雪止来看望您。

“是战死的？”老人只直直地盯着两个军人的脸，平静地问。

两个军人先是眼圈一红，随即含了泪把头点点，又抖着手掏出一枚一等功军功章和一包雪止的遗物，向老人递过去。

老人接了军功章和那包遗物，没听镇长的安慰，径直向塔院门口蹒跚着走，到了门口，伸手拿开一直放在凳子上的那把斧子，这才朝门外极轻地说：进来吧，孩子。

众人见状，以为他被这突然的打击弄得有些糊涂，就一齐过来劝慰。他却摆了摆手说：没啥，你们都去忙吧，让这两个当兵的陪陪我。

两个军人直陪他坐到天黑才回镇招待所。那天晚上，邻居们注意到，塔院里那间小房的灯，一直亮着。

第二天，直到太阳出来时，人们还没听到雪止爷的扫帚声，塔院的门也还紧紧关着，大家以为老人悲伤，就没去惊动他。到了晌午时分，看到几个小孩在塔院门口骇然地指指门缝叫：快看！快看！大人们才有些着慌，才急忙弄开了塔院的门。门一开，大伙都一怔：只见雪止爷扑倒在塔前的一个木梯下，一只手端一个盛了糍糊的碗，一只手里攥了一卷纸。人们急忙上前去扶，方知道老人早已停了呼吸。当最初的慌乱过去之后，人们才发现，在二层塔身上，已经贴了两张纸，纸上写满很工整的毛笔字，第一张纸上写着——

杨家列祖列宗：

不肖子杨豫泽曾有辱先人家国，铭心刻骨，没齿不忘。如今耻辱终得洗雪，杨门重生辉，死亦瞑目。

第二张纸上写着——